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五

起元載八月盡二載閏八月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諱亨元宗第三子初名嗣昇開元十五年更名浚二十三年更名璵二十八年更名紹天寶三載更名亨在位六年改元三至德二乾元二上元二

丙申至德元載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

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

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細

史崔眾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眾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眾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繫之俄而中使至除眾御史中丞懷其敕問眾所在光弼曰眾有罪已繫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御史若宣制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卽寢其命而還明日以兵仗圍眾至碑堂下斬之軍中股栗

考異曰肅宗實錄八月壬午子儀光弼皆於常山郡嘉山大破賊子儀等俱奉詔領七馬五萬

至自河北以子儀爲某官光弼爲某官汾陽家傳大月八日破史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矣其餘幾何可畏驛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發恆陽至常山中使邢延恩平奉詔取河北路席卷而南會哥舒翰敗續元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謂之獨總諸兵五萬奔肅宗行在元宗有詰以肅宗嗣皇帝位肅宗奉詰獻徵哀不自勝公諫云云跪上天子璽以七月十三日卽皇帝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書平章事幸蜀記六月十一日元宗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太原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賊於嘉山二十六日覆陳二十七日有詔至恆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劍南儲君又往

蘇武由是拔軍入井陘口外志六月八日敗史思明于嘉山會潼

國失守二公班師唐歷七月二十八日子儀光弼赴加平章事又  
詔子儀收軍赴朔方光弼赴太原利洛春秋又云光弼至太原表  
王承恩恩守晉陽舊紀與實錄同子儀傳七月肅宗卽位以賊  
陷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光弼師步騎五萬至自  
河北光弼傳肅宗理兵于靈武肅中使劉智遠追光弼子儀赴行  
在又云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元宗實錄六月壬午光弼  
子儀破史思明于嘉山舊紀六月癸未朔庚寅哥舒翰敗于靈寶  
其日光弼破史思明于嘉山子儀光弼傳皆云六月無日諸書言  
李郭事不同如此案歲朔歷六月癸未朔與舊紀同元宗實錄云  
壬午誤也肅宗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子儀光弼皆於嘉山大破  
賊領士馬至自河北以爲某官某官蓋壬午乃拜官日因言已前  
事耳汾陽家傳那志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與舊紀同家傳云  
勸肅宗卽位上璽則恐不然哥舒翰以六月八日收亦須旬日方  
傳至河北肅宗七月十三日卽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師七月十  
三日豈能便達靈武也何洛春秋二十五日破賊與諸書皆不合  
恐太後也今據舊元宗紀汾陽家傳那志唐歷皆云六月八日破  
史思明宜可從幸蜀記十一日元宗召子儀光弼事或如此但二  
傳皆云肅宗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間淹閣不守已收軍赴難在  
道遇肅宗中使遂將靈武今從舊傳應歷拜相在七月二十八日  
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宗實錄八月一日三書傳不相遠子儀傳  
云八月雖無日與實錄亦略相應今從實錄據舊傳光弼亦曾到  
靈武疑朔方兵盡從肅宗故光弼臣領河北兵赴太原耳河洛春

秋月日光疏所云殺王承恩因守晉陽必誤也

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

討賊宴賜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

考異曰元宗實錄舊紀皆云八月癸未

肅宗實錄唐歷舊紀長歷皆云壬午朔今從之是時上皇尚未知太子卽位于靈武

北海太守賀蘭進

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今方用兵財

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

卽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

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留

陵襄邑夜去雍邱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

殺獲太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

應天順人吾復何憂高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皆

爲戰場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丁酉制自今改制

救為詰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

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已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奉

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考異曰肅宗實錄癸未上奉表至蜀元宗實錄八月癸未朔赦天下時皇太子

已至靈武七月甲子即位道路險澁表疏未達及下是詔數日北使方至具陳羣臣懇請太子辭避之旨辛卯下詔稱人上皇庚子遣韋見素等奉冊今從舊紀唐歷 辛丑史思明陷橐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

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

太常雅樂唐初

祖孝孫張文收所定樂也元宗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坐部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鼓吹鼓吹署令所掌鑊鼓吹曲也胡樂者龜茲疏勒高昌天竺諸部樂也教坊者內教坊及梨園法曲也府縣者京兆府及長安萬年兩赤縣散 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 山車者車上施棚閣加以綵樂雜戲也 給為山林之狀陸船者縛竹木為船形飾以綵綵列人于中舁之以行 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 元宗時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霓裳羽衣

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惟霓裳羽衣曲終引聲益緩俚俗相傳以爲帝遊月宮見素娥數百舞于廣庭帝記其曲歸製霓裳羽衣舞也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

帝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領盃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劉

隋曰帝卽內殿引驃馬三十四匹爲傾盃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抃轉而舞

又引犀象入

揚或拜或舞

五方使引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從容鼓旅中于音律

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

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竊之心卒致鑿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

唐六典洛陽禁苑中有芳樹金谷二亭凝碧之池

盛奏眾樂梨

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左右又引象來欲使之拜舞象瞪目憤怒略不爲動祿山慙命置象檻穿中熱之以烈火又俾壯士乘高投之以刀藥洞胸中臆血流數丈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



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

西門謂長安城西門也

賊兵力所及者南

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

雲陽縣漢屬武關後魏屬北地郡隋以來屬京兆

西不過武功

武功

縣漢晉屬扶風隋唐屬京兆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

路抵扶風

上津漢中長利縣地梁置南洛州後魏改曰上州隋唐州爲上津縣唐屬商州

道路無壅皆

辭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聞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

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甯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白馬退北

行兵眾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

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

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

甯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

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

建甯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可乎太宗  
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  
焉俶聞之謝泌曰此固俶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  
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  
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  
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  
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  
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  
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  
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  
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

虛刻上然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

禁官府門側置輪盤或遇夜門已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向內以遞之

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

委假與泌掌之

爲泌請還鑰契張本

時郭子儀李光弼已爲三公而泌名位

舉下上恐二相不相稟承謂泌曰朕欲以戎事委先生而子儀光

弼或不從令奈何泌曰陛下必欲使二相畏臣可語廣平令其先

奉臣令則子儀光弼見元帥以帝子之尊俯從臣令可以知陛下

方寵任臣軍中之令必行矣上稱善泌乃於次日未曉入府子儀

光弼具軍容來謁元帥泌曰且從容留一入飲酒泌執盞爲酒令

曰今日飲不得妄起雖有尊客來不得動飲至半廣平王入郭李

欲起泌曰有令因謂廣平曰臣適有酒令不得妄起願王且就坐

飲酒臣亦不敢起也廣平王曰寡人不敢遽坐飲酒奉令惟謹子

儀光弼皆失色酒散乃諭二人修謁於元帥二人出相謂曰適來酒令非行軍意乃上旨也欲令吾徒稟令耳阿史那從禮說誘

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眾聚於經略軍北

時九姓胡皆居河曲各帶舊置府其案

舊書李吉甫傳經略軍唐末之宥州是也天寶移經略軍于靈州城內以宥州寄治經略軍元和九年遂于經略軍故城置宥州六胡州于郭下置延恩縣宋白曰經略軍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天寶中王忠嗣奏于檢多勒城實軍今靈武去靈武六百餘里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天德軍在大同川天寶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

塞軍請于大同城西築城置軍元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度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曠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考異曰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譚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汾陽家傳又云九月十九日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伐叛蕃案實錄戊辰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上雖用朔方之眾欲借兵

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宗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

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北狄逐水草爲行國

西域諸國皆有城郭故謂之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

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府調亦集可以瞻軍

上從之戊辰發靈武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丙

子上至順化上改慶州安化郡爲順化郡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

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遠爲傳襲羣臣固請

上不許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

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

上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

爲專決於胸臆諸相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

於止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  
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閣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  
是良娣母家新豐泌居京兆故云然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甯王倓

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  
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

由是惡李泌及倓

爲良娣譖殺倓泌不自安張本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

敗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  
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  
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  
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  
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

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陛下此敕

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

廢韋妃事見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

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

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

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它夕上

又謂泌曰哀姊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

元宗幼失昭成后母視哀姊祖

母鞠愛篤備帝卽位封爲郕國夫人其子去逸生哀姊

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

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

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南詔乘亂陷

越嶲會同軍據清溪關

越嶲郡嶺州會同軍當在越嶲會同縣當燕津關要路清溪關在大定城北考異曰

唐歷是月吐蕃陷嶺州新傳是歲閣羅鳳乘機取嶺州會同軍云云蓋二國兵共陷嶺州也

尋傳驃國皆降之

新書尋傳蠻俗無絲織曉履屨輒不以爲苦射豪豬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號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

里南屬海北南  
詔○鑒音謀

己卯斬潼關敗將李承光于蘆下 冬十月辛

巳朔日有食之既

上發順化

宋白曰農州貞觀以來爲宏化郡天寶後爲安化郡至德爲順化郡

癸未至彭原廨舍狹隘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使有聲良娣由是益怨

泌 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

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

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

令宰相在政事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

懲林甫及楊國

忠之專權故也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汴

江漢而上至洋川

洋川郡洋州

令漢中王瑒陸運至扶風以助軍

考吳曰鄴

侯家傳云薦元載令于鄴鄴縣置院以督運按

戰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鄴鄴今不取上從之尋加琦山

南等五道度支使

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



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琦度支或曰知支事或曰句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

琦作榷鹽法就山海井竈置鹽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併遊民願業者爲亭戶免其雜徭盜煮私市者論以法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房琯言于上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上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爲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南海郡廣州是時兵興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銜迄于五季遂爲承制其帶臺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爲憲銜琯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尙浮虛致中原板蕩板蕩之詩輒則

室六壞天下無綱紀文章之詩也後人牽引此二詩以論天下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解也郭解即反戾之義故爲反也郭曰葛

矯法度廢壞之貌今房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

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

上即位于靈武連駐彭原其地在關山之

北上皇在成都其地在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

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其意以爲上

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

私黨蓋指

李峴李成式郭景山等

此豈忠臣所爲乎上由是疏之

房琯上疏請自將

兵復兩京上許之

考異曰唐歷上以房琯有重名虛己以待之禮遇加等琯推誠整聘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

爲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雖有宰相望其于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琯遂請

兵爲元帥許之今從實錄

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

琯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

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琯悉

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

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

入天寶元年更置匡郡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

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以賀蘭進明為河南節度使 頽

王璣之至成都也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璣不之止圓恨之璣視事

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璣使歸內宅京師有十宅以處諸王未出閣者此時在成都亦即行宮

為內宅以武部侍郎李岷為劍南節度使代之考異曰肅宗寶曆明年正月甲寅以岷為

劍南節度使肅宗已受上皇命而岷岷之兄也上皇尋命璣與陳

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玢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

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瑒救之乃命玢亦詣上所考異曰明皇

雜錄賀蘭進

明之初守北海也賊車不完儲積于外寇又將至體資其用進明  
遂焚之適有寺人至北海求貨于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于上  
遂詔罷郭守屬延王玠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會進明  
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宜及刑願少留于路使者感而受約  
既至蜀進明言于上曰延王陛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  
鄰國以驕其志聞道于射獵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  
望臣恐漢武堅思之集賢見于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爾進明曰  
俾父子如初則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雲武道遇延王進明驢馬亦  
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  
之軍而不以諛口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史大夫  
今從

舊傳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邱張巡出擊大

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琯以中軍北軍爲前鋒庚子至便

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

陳濤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

陳濤斜又宋敏求退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謂之宮人斜  
四仲遣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亦因內人所葬地而名之邪  
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  
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又敗

南軍宜壽之軍也

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

聞琯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以辭景仙爲

闕內節度副使

敦煌王承榮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

遣其貴臣與承榮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

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

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

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

河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卽時舉郡降

樂安郡棣州

又

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時河北諸郡相次陷沒獨平原

清河博平三郡爲國城守然人心危懼不可復振顏真卿乃謀于

眾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赴行在朝廷若誅

敗軍罪吾請當之于寅棄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

博平皆陷之

清河縣具州博平郡博州考異曰利諸春秋云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攻博州五日城陷今從肅宗

實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

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

信都郡冀州

初承恩父知義爲平盧軍使思明

隸其部下爲列將知義善待之至是承恩降思明念其舊恩待之

甚厚遂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東鹿張興力舉干鈞性

復明辨

東鹿縣屬饒陽郡本鹿城縣天寶十五載更名劉昉曰東鹿漢安定侯國今縣西七里故城是也齊周爲安定縣隋

改曰鹿城明皇以安祿山反改常山之鹿泉曰獲鹿饒陽之鹿城曰東鹿以厭之賊攻饒陽兩年不能下

饒陽受攻事始二百一十七卷天寶十四載考異曰此事出河洛春

秋前三賊攻涿州節月不下後云興戰守兩年而虜池鞏固蓋前

云經月者今又攻城也後云

兩年者非計前後數之也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興擐甲

乘城所持陌刀重五十斤每一舉刀輒殺數人賊皆氣懾然外救

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閒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嘗不絕口以至於死賊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財帛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即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

爲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屯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十一月辛亥河西地震有聲圯裂廬舍張掖酒泉尤甚戊

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

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

洛交郡本

邠州上帶天寶元年更郡名

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

令狐潮帥眾

萬餘管雍邱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永王璘幼失母爲

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

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

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

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襲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爲之謀主

以爲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



陵係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觀于蜀璘不從江陵長  
 史李峴辭疾赴行在時蕭穎士客遊金陵璘召之穎士不應上召  
 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  
 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為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  
 五郡以來瑱為之淮南節度使領揚州黃陵郡楚州非陽郡滁州  
 全椒郡桂州歷陽郡壽州淮南郡廬州合肥郡  
 舒州同安郡光州弋陽郡蘄州蘄春郡安州安陸郡黃州齊安郡  
 申州義陽郡沔州漢陽郡凡十二淮南西道節度使領蔡州汝南  
 郡陳州蔡陽郡許州潁川郡光州弋陽郡申州義陽郡已上皆據新書方鎮表但義陽弋陽已屬淮南節度當考使與江  
 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方鎮表至德二載置江東防禦使治杭州  
 蓋謂浙江之東也韋陟所節度者蓋江南  
 東道也其邊屬兼有浙  
 東西及昇宜歙諸州 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  
 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耕年救  
 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為木驢木檣雲梯衝柵四

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恩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上問李泌曰今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張忠志即安忠志此時已復舊養父之姓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使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賊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

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

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甯爲范陽節度大使竝塞北出與

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

泌欲使建甯自靈夏竝豐勝與朔之塞直搗僞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

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

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甯

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

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

勿以爲先倓不從 甲辰永王璘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

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平

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

方鎮位任等夷者平牒

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

明襲希言於吳郡

吳郡蘇州

季廣琛率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

於廣陵

廣陵郡揚州

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

敬之將兵拒之

今之當塗本漢丹楊縣地晉分丹楊置于湖縣成帝以江北當塗縣入廣姑于湖乃改為當塗仍

備置淮南郡隋廢淮南郡以縣屬丹楊郡唐屬宣城郡丹徒縣帶潤州丹楊郡唐末書以丹徒名郡徒當作楊李成式亦

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驟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

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眾以討之 于闐王勝

聞安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拜特進

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邱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

雍邱之北

雍邱唐初置杞州貞觀元年廢賊復舊之築城以逼雍邱

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

而張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

鋒使是月督東平濟陰陷于賊

彭城郡徐州魯郡兗州東平郡鄆州

巨引兵東走臨

淮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甯陵斬巡後巡遂拔雍邱東守

甯陵以待之雍邱百二十里至甯陵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

至甯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

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

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

通不與賜物巡遣書責巨巨竟不應是歲置北海節度使領北

海等四郡領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登州東牟郡萊州東萊郡上黨節度使領上黨等三

郡領商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鳳翔郡方鎮表止著三郡餘一郡當考鳳翔郡都將東原先有興平軍因置為節鎮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宜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

雕窠城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河七里勝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金天軍其東南入十里有百谷城河州西八十里索

恭川有天成軍西百餘里有初林邑王范真龍為其臣摩訶漫

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詳新書此事在貞觀十九年通鑑因其改民號廢王書之以始事范氏自晉以來世

有林邑至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之

姑子諸葛地妻以女王室是更國號曰環王按正通鑑原文云更

地謂之環王是謂諸葛地為環王矣今按新唐書南蠻傳王乃國號非王號也即林邑所更名今改正

丁至德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詔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總理

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麟祖光皇帝麟懿祖次子乞豆之後安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

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

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閤宦李豬兒被

撻尤多舊書曰李豬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山甚黠祿山

持刃盡去其勢血射數升欲死祿山以灰火傅之盡日而蘇因食關人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

緒為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

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瑾甯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刃刀不獲舊書曰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旣棄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洩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卽帝位改元載初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眾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甯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如何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

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未必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似似曰此先生深知我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凡殿後五坊禁苑給使者皆謂之小兒李輔國以關奴爲照廢小兒祖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甯王倓深惡之初上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于土豪李謙家良娣稱腹痛不能乘馬上乃以良娣并小女寄謙家而去及卽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言倓聞之數以爲言而上反不悅至是倓謀去二人又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請更理良娣前事上已深厭其言二人因譖之曰倓恨不得元帥謀害廣平王上遂



肅宗至德二載

發怒賜俸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亦欲謀去輔國及

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甯之禍乎俶曰竊為先生憂之考異曰

傳云先公在內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麗先公先

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為上所厚思輔國亦不敢擅

殺今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

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

之亦何能為 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

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

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於周隋皆

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唐

食實封者凡一戶則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

以一丁之賦調給之

見一百九十五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

卷貞觀十三年

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  
一時之權以徼利無所不爲歸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  
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  
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  
之利也上曰善泌又曰若臣者受賞與它人異上曰何故泌曰臣  
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  
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天笑  
俄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遂南幸鳳翔每頓  
皆令泌領元帥兵先發請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上至甲子至休  
定休定本注州安  
定郡去載更郡名泌于本院寐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牀捧泌  
首置于膝上久之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矣克復之期還在何

時泌欲起謝士持之不許泌因對曰當如郡名保定矣 丙寅劔

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席元慶臨邛太守柳弈討誅之臨邛

郡耶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

使周泌聚眾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武威郡涼州治姑臧舊城匈奴所築南北

七里東西三里張氏據河西又增作四城胡據其五二城堅守合千步并舊城為五餘二城未知誰所築也

支度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珪自范陽引

兵共十萬寇太原博陵郡定州蔡希德自上黨下太行道也高秀巖為賊守大同自此趨太原牛廷珪自幽州與

史思明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眾不滿萬人

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

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太原郡城左汾右晉潞即在中

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二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郡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外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所築兩城之間曰中城武后築以合東城周四十里者止言都城耳 賊垂至而興役是未

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

塹音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塹於內壞輒補之

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

廣陽漢上艾縣後漢

改石艾縣天寶元年更名屬太原府并陘關在其東葦澤

在其東北皆通山東之道別將慕容溢張奉璋

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還曉銳為遊兵戒之曰我

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

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

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入善穿地道

安邊

軍在蔚州與唐縣蔚州有銅冶有錢官故有錢工

賊于城下仰而侮嘗光弼遣人從地道

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偪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城營中搗之以木也搗柱也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如出降狀賊皆矚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畱蔡希德等圍太原 安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嬌嬖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甯陵引兵入睢陽自甯陵東至睢陽四十五里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偪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

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信遠謂巡曰

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爲遠戰自是之後遠

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詔拜巡御史中丞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

東則兩京可圖

河東鄆蒲州自河東進兵攻取關則兩京之路中斷然後可圖也

時賊將崔乾祐

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

內應

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

事見上卷上年

安東都護王

元志鳩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爲平盧節度使元志復與平盧

將侯希逸襲殺之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大將田

神功擊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爲平原太守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

宋白曰鄆州洛交鄆

漢上郡雕陰之地後魏爲東秦州又改爲北華州廢帝改爲郿州  
取郿時爲名隋自杏城移治五交城天寶改洛交郡治洛交縣取  
洛水之

分兵取馮翊

馮翊郡同州兼取蒲同則跨據河東西以屬開陝可以制賊

己丑夜河東

同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

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

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

安邑縣時屬解州

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

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

白逕嶺在解縣東

遂平河東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府調亦至洋

川漢中

江淮府調派漢面上梁洋

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

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憇息既定李泌請遣安

西及西域之眾如前策竝塞東北自靈州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

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

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眾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聞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關內節度使王

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

此即武功之東原西原也

蜀諸葛亮駐師之地

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

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 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



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賊始聞城光弼即設小幕宿于城東南

隅或行過府門未嘗回顧及賊退三日方歸府道安慶緒以史

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恆陽軍事封嬀川王唐會要恆陽軍以

牛廷珣領安陽軍事時慶緒分兵屯鄴郡安陽縣張忠志為常山

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

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

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為思明殺戊戌永王璘敗死考異曰新

錄唐歷皆不見璘敗在何處若在當塗不應登城望見瓜步揚子

李白永王東巡歌云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邱又云初

從雲夢開朱閣更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于諸書別

無所見疑未敢質全詳考下文廣所登以望瓜步揚子者蓋登

丹陽郡城也蓋自當塗進兵擊斬丹陽太守闕敬之遂據丹陽城

然後可以望見揚子及瓜步江津之兵及其敗也自丹陽奔金陵

以趣鄱陽其道其黨薛鏐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

里節次可驗

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於楊子

楊子本為吳江都縣高宗長  
鎮道楊子即今真州府所

成式使判官裴我將兵三千軍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

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

天命未集人謀已墮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鋒鏑

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

甯是年以丹楊之江甯  
縣置昇州江甯郡

馮季康奔白沙

今通州治所唐之白  
沙鎮也時屬廣陵郡璘憂

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為兩璘軍

又以火應之璘以為官軍已濟江遽擊其船與麾下潛遁及明不

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

新書曰新豐陵考其地在  
晉陵界蓋南朝山陵之名

璘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

逆戰射瑒中肩璘兵遂潰璘與仙琦收餘眾南奔鄱陽

鄱陽郡  
饒州收

庫物甲兵欲南奔嶺表江甯西道采訪使皇甫侁遣兵追討擒之  
潛殺之於傳舍場亦死於亂兵侁遣人送璘家屬蜀上曰侁既  
生得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殺之耶遂廢侁不用初璘之鎮江  
陵辟李白爲從事未幾璘起兵白逃還彭澤及璘敗當坐誅先是  
白嘗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  
擁旄仗節旣而子儀犯法當死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  
其罪乃長流夜郎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旼及兵馬使李韶光大  
將王祚濟河蹙潼關破之 考異曰實錄三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  
大破賊於潼關汾陽家傳云正月二十  
八日使宗子懷文潛募郭俊奇文俊入河東構忠義與大軍約期  
以舉賊公乃進軍出洛交分兵收馮翔二月十一日郭俊等伺大  
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斬兩柁勁卒千人出乾祐尋繼而免乾祐先  
置兵于城北廢府遂以三千兵攻城自領馬步五千伏于城下  
公使旼及僕固懷恩等先擊之賊大破遂焚橋我軍陷之而賊乾  
祐棄郾城尋白陞嶺而還遂收河東郡旼子儀傳曰二年三月子

僕大破賊于潼關崔乾祐退保清津時承業尉趙復河東司戶  
吳河士徐吳宗子李承幹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謁伺王師至則  
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將各開門賊子儀乾祐與  
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百姓偽降乾祐兵人將牛下懸門索之乾  
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是蒲陝之關無  
復寇跡唐歷云子儀收蒲州又盡下蒲關接潼關在河東也趙之  
市若未破河東焉安能先取潼關又實錄云三月取河東西  
下儀乾二月戊戌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今從汾陽傳天唐曆  
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晔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

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東

考異曰汾陽家傳云偽關西節

度安守忠帥兵至二十九日公使僕固懷恩汗仲昇陳于永豐倉  
南及暮百戰斬一萬級李韶光王祚決戰而死唐歷子儀襲下潼  
關及同州盛兵潼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就大敗死者  
萬餘輩退守河東歸仁遂攻陷同州刺史蕭瑄死之盡屠城中  
僕固懷恩傳云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掛抱馬以度存者僅半奔歸  
河東援子儀不得馮翊則西歸不通後奉詔赴歸程馬竭而去  
則劫馮不陷也潼關者兩京往來之通賊所必爭也子儀  
若不敗則何一東直驅而不守今參取眾書可信者存之

三月

辛酉以左相韋見素為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右僕

射竝能政事初楊國忠惡憲部尙書苗晉卿安祿山之反也請出  
晉卿爲陝郡太守兼陝宏農防禦使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  
之致仕及長安失守晉卿潛竄山谷上至鳳翔手救徵之爲左相  
軍國大務悉咨之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  
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  
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  
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  
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  
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  
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  
寇河東郭子儀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河西地震城

民廬舍自去冬至于是月乃止 夏四月顏真卿自荆襄北詣鳳

翔真卿棄平原度河欲赴行在而陝洛為賊所梗上以為憲部尚

書 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考異曰唐歷四月子儀為司空尋以廣平

王為元帥子儀為副元帥按鄭侯家 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歸仁

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三原本漢池陽地 後魏置三原縣子儀使其將僕固

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伏兵擊之於白渠謂運橋殺傷略盡

歸仁遊水而逸白渠運自公 所開田名若幽神道之元孫也子儀與王思禮

軍合於西渭橋進屯蒲西唐都長安跨渭為三橋東曰東渭橋中 曰中渭橋西曰西渭橋程大昌曰秦漢

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

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為東

渭橋不知始自何世水經注渭水出杜陵之 安守忠李歸仁軍於

樊川過漢長安城西而北注于渭○渭音注 安守忠李歸仁軍於

京城西清渠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關唐京城西有清渠 南出豐水逕延平金光二門至京城西北角而東

流逕漢故長安城南至芳林園西又出而北流入渭相守七日官

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僞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

蛇陳官軍擊之賊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

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

考異曰汾陽家

傳曰賊帥安守忠李歸仁領人萬兵屯于昆明池西五月三日陳

于清渠之側公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斬首二萬級六日救兵至又

陳于清渠我師敗績以冒暑毒師

人多病遂收兵赴邠邠今從舊傳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

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

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

至異姓王者

信牒者未有告身先給牒以爲信也

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

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

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

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房琯性

孤簡時國家多難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庶子

劉秩議諫大夫李揖尚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

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賊賄丁巳罷琯爲太子少師以諫議大夫

張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內晨夜

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

然之 庚申上皇追冊上母楊妃爲元獻皇太后 山南東道節

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

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

以宦官而爲將

軍故謂之 宦官將軍 闔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

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

是年夏四月顏真卿已自荆襄北詣靈武書日昇之至襄陽蓋在四月之前 曰



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  
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  
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  
入賊不能遏吳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  
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  
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扼其衝要南夏得全然襄漢閒數百里  
人迹斷絕遺骸委積于塹塹極目蕩然無復煙火司空郭子儀  
詣闕請自貶以清渠之敗也甲子以子儀爲左僕射尹子奇益兵圍睢  
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  
旣明巡乃擐兵絕鼓賊以爲樓賊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  
將軍顧邱南璠雲邱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

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二發中其左目殺他之子奇乃收軍退還初霽雲從尙衡擊賊于陳留衡以霽雲爲先鋒遣至睢陽與過同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樂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之歸霽雲不肯去衡齎金帛迎之霽雲謝不受遂事巡巡亦厚加禮焉始被圍築營募萬死一生之士數日無人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霽雲也巡對之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而斃六月癸未田乾眞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鹹城來降乾眞解安邑遁去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去

蔡富  
年人

上以其善用礮士辰救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中營舍人  
賈至不卽行下上表以爲去榮無狀弑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  
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  
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卽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  
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  
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  
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  
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  
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  
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

掘殺而去榮乃取殺其縣令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夫榮既殺  
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  
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無親疏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  
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  
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  
子陛下厚養戰士而得戰少利豈非無法邪今陝郡雖要不急於  
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  
之何益而去榮未拔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爲之輕  
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至曾之子也

賈曾見二百十  
卷先天元年

南充土豪何滔作亂執本郡防禦使楊齊魯

南充

果

劍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討平之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

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 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

反六軍兵馬使陳元禮劔南節度使李岷討誅之 己酉太白經

天 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

六萬石執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

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粟米日一合

也 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

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爲

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

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口批梳相去五尺勢險

回遞互相檢飛于雲間以窺賊中有上城梯首冠雙幃幃枕城而

上謂之飛雲梯 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豫於城繫三

杜佑曰以大木爲梯下置

給粟

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

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

棚閣者于城上架木爲棚跳出

城外四五尺許上有屋可以蔽風雨戰

十居之以臨擊外敵今人謂之敵樓 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

大木末置連鎖鎖末置大鐵搗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

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

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賊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

松明乾蒿投之於中

松明者松枯而油在可燒之以爲明

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

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

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

柵以守巡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

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崔渙在江南選補冒濫者眾八月罷渙爲

餘杭太守

杭州餘杭郡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後自餘杭移治錢唐後又移治柳浦今州城是也餘杭漢古縣也寰宇記曰

出捨舟登陸于此因名餘杭

江南未訪防禦使

以張鎰兼河南節度采訪等

使代賀蘭進明

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眾奔

彭城

考異曰實錄云拔其眾南投睢陽郡按張中丞傳云許叔冀在譙郡蓋叔冀欲投睢陽睢陽為賊所圍遂投彭城譙郡耳

今從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

守東北連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兵攻城者巡以

通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戰死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

在譙郡尙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

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明帝更名下邳其疆域黃矣

梁于漢徐縣地置高平郡隋開皇十八年廢郡為徐城縣屬泗州下邳郡時泗州治甯頭也武后長安四年置餘城南界甯鄉于沙

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泗州治臨淮天寶元年更為臨淮郡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

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喊眾救萬

遮之霽雲直衝其眾左右馳射賊眾披靡止亡兩騎既至淮臨見  
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  
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旣拔卽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  
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  
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  
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  
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云因拔所佩刀斷一指  
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歎爲雲泣下按柳  
宗元霽雲碑云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今從舊傳曰霽雲旣不  
能達主將之意請畱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座中往往爲泣下  
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將出城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入  
于軀者且半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馳至甯陵與



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

張巡自甯陵入睢陽蓋使廉坦守甯陵城城使巡所署置也

閏月

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

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琯為相

惡賀蘭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俱

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

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

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

不捷臣必死之

考異曰汾陽家傳開元八月二十三日肅宗授代宗

錄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辭出又云戊子回紇葉護至扶風

也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略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

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

安

苑門 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  
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 賊屢攻止黨常爲節度使程千  
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齊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六

起至德二載九月盡乾元元年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甯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之客省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

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資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卽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此漢上林苑地也地說云澧水出郿南豐谷北流逕漢龍臺觀東南與渭水會于短陰山程大昌曰香積寺呂圖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郭子儀收長安陳于寺北距澧水臨大川大川者泂水交水唐承安渠也蓋寺在澧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圖云有鎮水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子儀先敗于清渠至此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眾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偏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爲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

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鳳翔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睂皮垂障目難得自拔箭墜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剪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眾賊遂大潰餘眾走入城迨夜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眾

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尙神速何明旦也倂固止之使還營懷恩  
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遞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  
眞等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  
廣平王倂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  
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  
跪捧王足夷禮以拜跪捧足爲敬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

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滄水之東

過京城南歷安化門明德門啟夏門外達京城

東南可轉北歷延興春明通化三門之外至滄水滄水出藍田縣境之西北行過白鹿原西又北入于霸水

百姓軍士

胡虜見倂拜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  
倂整眾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涕泣冒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叙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爲西京留

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

入蜀奏上皇

啖姓也

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

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

李泌時從軍在長安

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

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

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

爲羣臣賀表言白馬鬼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

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

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

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

之上許之

泌草契鑰見二百十八卷上年九月爲輔國專擅張本

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



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將同娛樂奈何  
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  
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  
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

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

唐制凡朝日殿上設蒲展  
席熏爐香案皇帝升御

座坐執當香

案前奏事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

有如朕而辦殺卿耶是直以朕為句踐也

范蠡既與越王句踐報  
吳之恥蠡乃扁舟五湖

遺大夫文種書以為句踐長頸烏喙可與同患難不可以同安樂文種見書遂病疾句踐賜文種死對曰陛下不辦

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

不可也陛下雖曰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

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謂不從使建寧  
王自矯擅取范

賜之策也肅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甯耳上曰建甯朕之愛宗以意言之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譏人之口豈有建甯之孝友聰明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甯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甯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問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猷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

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  
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  
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  
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  
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郭子儀引蕃漢  
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宏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  
救皆斬之囚有仰天歎者監察御史李勉過而問焉囚曰我被脅  
從非爲逆者也勉哀之囚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污者半  
天下聞陛下龍興感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  
也上遽使赦之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王子與平軍奏破  
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時王難得  
鎮興平軍

吐蕃陷西平

西平郡  
鄯州

尹子奇

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

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

考異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爲巡遠功按睢

陽雖常江淮之路賊既破而賊若欲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

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

再我眾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尙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

羣帥謂張巡許遠等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

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官諸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

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

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其奴然

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

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

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外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

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又欲降南霽雲霽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霽雲敢不死亦不屈巡起旋旋小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子奇義巡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於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生致許遠於洛陽虢王巨之走臨淮也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不受爲巡補縫行閒號陸家姑至是亦與巡同死巡長七尺餘須髯若神怒輒奮張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將三百卒十二萬巡行兵不依古法

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

本將謂本部之將

人或問其故巡曰吾者

人情敦樸故軍有前後左右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與

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于

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

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

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

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

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

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雖斯養必整衣見之故下爭致死力張

鑄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

按新書方鎮表

節度使淮南則李成式北海尙爲賊將能元皓所擄然去年已置

北海節度使是雖未復及譙郡太守閻邱曉使共救之曉素倣很

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考異曰舊傳作豪州刺史

斬傳作豪州刺史統紀作亳州刺史按濠州在淮南去睢陽遠毫

州與睢陽接境必毫州也今從統紀余按通鑑改統紀之毫州爲

譙郡以此時未復郡初曉在郡時殺詩人王昌齡至是乞哀于鎬

曰家有老母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母欲與誰養曉無以對張

通儒等收餘眾走陝自長安東走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

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已未廣

平王至曲沃此非春秋晉莊叔所封之曲沃按其地在宏農靈寶

有曲沃城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傍南山搜伏靈

璽之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據舊書新店在陝城西賊依山

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

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

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

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

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考異曰實錄無新店戰日但云子儀與嗣業等至新店賊大破之逐北

五十餘里人馬相枕積器械戈甲自陝至洛賊委棄道路無空地

庚申慶緒走其夜自東都苑門帥其眾奔河北王茂元帥廣平

王與子儀收陝郡汾陽家傳九月安慶緒自洛疾使諸將至陝兼

收敗卒猶十五萬十月四日于陝西依山而陳彼則張高下擊此

乃進軍上衝賊立不動公使僉退引令下山使回紇葛潤走險

乃襲其背賊乃敗績斬九萬級擒一萬人汾陽家傳十月四日殲

賊于陝西又曰收洛陽年代記十月己未破賊于新店辛酉慶緒

聞軍敗率其黨投相州舊紀庚申慶緒奔河王茂元廣平王入東

京新紀戊申敗賊新店克陝郡王茂元復東京按陝洛之間幾三百

里汾陽傳新紀太早實錄壬戌收陝郡太晚今從年代記幸蜀記

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考異



日實錄舊傳皆曰尹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于客省及安慶緒敗度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張中丞傳相里造誅曰唐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君以守城雖陷張君遇害許君爲羯賊所擒求死不得降偏至假節縣亦被兵焉今從之壬戌廣

平王俶至東京回紇政府庫財帛又大掠三日財物不可勝計而意猶未厭俶思之父老請出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成

都使還上皇詰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爲歟且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彿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

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

衡山在衡陽郡衡山縣西三十里南嶽也漢武帝以霍山爲南嶽

衡文帝以衡山爲南嶽按泌傳泌願隱衡山詔聽之救郡縣爲之作室於山中給三品料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給復鳳翔五載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

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

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

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考異曰舊唐書吳傳云吳保南陽賊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又令珣承

嗣攻之下又云王師收兩京承嗣令奔河北唐歷唐緒遠郭武令珣自唐郾至吳傳云武令珣死誤也制以瑱為河

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雍錄望賢宮在咸陽縣東數里得東京捷奏丁卯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

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

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 太廟為

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 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

鄴郡改鄴郡為成安府改元天成考異曰唐歷曰改元天和初門紀亂曰改元至成與實錄年號

不同紀年通譜兩存之今從實錄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

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  
武令刑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眾至六萬  
軍聲復振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  
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  
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  
獄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所由人有  
所監典祇  
承人聽指呼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五代志汲郡隋興  
縣有青巖山隋興  
縣唐時當遠近服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薦之諸  
省入政縣府五辟詔書十至皆堅臥不出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不  
得已爲起祿山待以師友之禮見之必交拜而濟察祿山有異志  
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

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彊昇至東京月

餘會廣平王似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倣遣詣京師上命館之

於三司時令三司按受賊官爵者因館濟于三司署舍使受賊官爵者羅拜之令受賊官爵者列拜

以愧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

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

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

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污者勿問 癸酉回紇葉護自

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長樂驛在達東長樂殿上與宴於宣政殿

自含元殿入宣政門為在馬坊謂曲李吉甫都國圖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焉翔縣南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沙苑

在馬坊謂曲李吉甫都國圖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焉翔縣南自

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 十一月廣平王

倣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國家由卿再造 張鎰帥

魯吳來瑱吳王祇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

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

能外也北海屬河南道大同屬河東道○能音索

己丑以同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遣同紇緝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以嚴莊爲司農卿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爲九廟

主

禮成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理桑主上皇幸蜀九廟之主委之賊手故彭原更以栗爲之

庚寅朝享於長

樂殿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

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

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牽樓下馬趨進拜舞於

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

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

得係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

命開仗車駕所在衛士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

見死無恨矣上皇不同居正殿此行宮正殿也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

自扶上皇登殿尙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爲

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考異曰幸蜀記云執轡鞋

出宮門上皇令左右扶上馬今從貴錄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

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

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御舍元殿慰撫

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卽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

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辛亥以禮部尙書李峴兵部侍

郎呂諲爲詳理使因按獄特置此官與御史大夫崔器其按陳希烈等獄

**14-00000**

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  
譴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

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賜酺五日立廣

平王似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

考異曰寶錄光弼舊  
守司徒按舊傳光弼

檢校司徒耳  
實錄誤也

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賜爵加食邑

有美李愷庶奔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以張良娣爲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爲趙王新城王僅爲彭王潁川王儼爲堯王東陽王傴爲涇王僭爲襄王僊爲杞王偲爲召王召爲興王儼爲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

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眾以弱制彊係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過惡揚錄瑕棄用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眾以今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眾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霑褒贈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上不敢受傳國寶見上卷元載九月

安慶緒之北

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



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且遣使逆招

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

敗悉奪其所掠餘眾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

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

耿仁智蓋爲范陽節度判官

說思明曰

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

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

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說思明曰今唐

室再造慶緒棄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前

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

思明悉眾數萬逆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

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弛弓以安

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請郡

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遺其將

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十三郡范陽北平

安河朔上谷博陵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

丑子昂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乾元元年四月烏承恩受命入

遂拘承慶斬守忠之首以徇傳亦曰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

忠貴人前表狀歸順舊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

以獻則此際未死也蓋二人既被拘則降於思明復為之用耳

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考異曰河洛春秋及舊傳

山為范陽節度使兼河北采訪使子七人皆除顯官先是烏承恩

已歸國上遣內侍李思敬與承恩往宣慰思明蓋襲祿山舊官耳今從實錄思明使將所部兵討慶

緒初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

萼攝恆州刺史開井陘路

謂太原兵自井陘出常山之路

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

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爲博州刺

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

後魏置安州治方城唐植

州卽其地唐無安州在河北地武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

僞進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

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

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尙多若寬之足開白新之路若

盡誅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脇從罔誅器守文不

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

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

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

劉昫曰獨柳樹在長安子城西南隅

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

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垠死上皇曰均

垠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

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垠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

說於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垠為汝長流嶺

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

考異曰柳誼常侍言旨云太上皇召肅宗謂曰

張均弟元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奴三哥家

事雖大能之不善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敕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

宮被入誣謂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

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儻死者有知臣亦何面目見張說于地下

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垠宜

長流遠惡處張均宜棄市阿奴更不要苦教這賊也肅宗掩泣奉

詔按肅宗為李林甫所危時說已死乃得均垠之力均垠以說遺

言盡心于肅宗且今略取其意獨考新舊傳皆云垠死賊中均流

合浦與此異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

坐頃之有自賊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于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入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僮各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齎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係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問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

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故妃韋氏既廢爲尼居禁中是歲卒 上皇詔改葬楊貴妃禮部

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速亂爲天下誅之今改葬妃

恐將士疑懼上皇乃止 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

元從子弟謂從帝馬嵬北行及自靈武還京師者 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

左右羽林左右神武謂之北牙六軍 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

武軍 升河中防禦使爲節度領蒲絳等七州

至德元載置河中防禦守捉蒲關使今升爲節度使蒲絳隰蒲同七州治蒲州考異曰諸地理書皆云某縣並元元年復爲某州不見在河月日星黃十二月戊午

教云近日所改百官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蓋此卽復以分郡爲州之文也比頒下四方已涉明年矣故皆云乾元元年也

劍南爲東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

東川領梓遂綿劍龍州又置荆澧節度領荆澧等五州夔峽節度領夔峽等五州

梓州 又置荆澧節度領荆澧等五州夔峽節度領夔峽等五州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荆南節度本領十州今分兩鎮荆南并領更安西曰鎮西

戊乾元元年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間加上尊號曰光天

文武大聖孝感皇帝考異曰實錄戊寅元宗御宣政殿授上傅國寶按去年十二月癸亥上已授國寶告太清

宮甲子元宗御宣政殿授上傅國璽于殿下涕泣拜受今又云授寶事則復申唐歷統紀年代紀名紀皆云去年十二月授傅國璽

此年正月戊寅上固辭大聖之號上皇不許上尊上皇曰太上至

道聖皇天帝先是官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

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

坊市出宮女三千人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為輔國得寵與淑妃交惡張本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為鴻臚卿充

河北招討使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

庸復以載爲年 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元志爲營州刺史充

平盧節度使 三月申戌徙楚王俶爲成王 戊寅立張淑妃爲

皇后 辛卯以歲饑禁京師酤酒期麥熟如初 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行營節度使始此 癸巳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

亂嗣業與裨將荔非元禮討誅之荔非虜復性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

平原太守王曄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

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丹於鄴市凡有謀歸國者誅及

種族胡人種誅之唐人族誅之 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眾又與其羣

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

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沁水出沁州沁源縣東南出山而東流過河內

縣北慶緒自鄴攻 不勝而還 癸卯以太子少師號王巨爲河南

河內須度沁水



尹充東京留守 辛亥新主入太廟甲寅上朝享太廟遂祀昊天

上帝乙卯御明鳳門赦天下 五月壬午制停采訪使改黜陟使

爲觀察使觀察使始此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

人爲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爲權重難制罷之置十道按察使開

元二年置十道按察使採訪處置使四年罷八年復置廣德使秋冬巡視州縣二十年以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大寶末又兼黜陟使

是年改曰觀察處置使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中要謂中人居權要者聞史思明請

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強則眾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而

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

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

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思明在范陽滑州治白馬而縣漢古縣也許叔冀屯焉而

毀鎬無經略才上以鎬爲不切事機戊子罷爲荊州防禦使以禮

遇

部尚書崔光遠爲河南節度使竊起布衣二朞而至宰相居身清  
廉不營資產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雖考秩至淺而天下  
具瞻推爲舊德云 張后生與王伋繼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

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

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

矣庚寅立成王似爲皇太子揆元道之元孫也

李元道武德中爲天策府學士

乙未以崔罔爲太子少師李麟爲少傅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太

常少卿王珣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

之以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

保諡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爲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

幽之譖竟無襲贈上在鳳翔顏眞卿爲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

出通幽爲普安太守

勅州普安郡

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

泉明爲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

晉置壽陽縣屬樂平郡後魏廢樂平郡以壽陽縣屬

太原郡九域志在太原府東一百八十里然本朝太原府已移治陽曲宋白曰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後魏風土記晉末山戎內侵太原之民來向山東戎即居之貞君十年出徙壽陽之戶于大陵城南道壽陽縣隋開皇改壽陽爲文水縣又于壽陽故城置壽陽縣即今縣是也爲史思明所虜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

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泉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爲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聞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

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

資糧則均分之其或有一不足則減常數而均之一

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贈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遣之袁履謙

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詔拜泉明

卿令政化清明誅鋤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

司馬家既貧窘居官又廉而孤貌相隨者百口什粥時不給而泉

明絕無愠歎容居母喪哀毀骨立當世高其行義 六月己酉立

太一壇於南郊之東

漢武帝始祀太一至唐復祀之蓋參用九宮

一列宿之中最尊所臨之方

則嘉應海峽漢武帝始祠之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

爲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

煩擾州縣千求受贓時有二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爲蠹

尤甚至黃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扇鎖不可啟震怒破

鎖而入曳巫於堦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 以開

府儀同三司李綱兼爲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 山

人韓穎改造新歷丁巳初行穎歷時韓穎上言大衍歷或誤常疑之以穎直司天臺損益其兩每

節增二日更名至德歷 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貶

降者賴處分 太子少師房瑁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

客朝夕盈門其黨爲之揚言於朝云瑁有文武才宜大用右拾遺

襄陽杜甫亦上疏言瑁罪細不宜免相上怒下制數瑁罪貶開州

刺史甫亦出爲華州功尊前祭酒劉秩貶開州刺史京兆尹嚴武

貶巴州刺史皆瑁黨也開州閬中郡巴州南化郡漢巴郡宕渠縣地 初武從上車入蜀

至德初赴行在瑁以其名臣子薦之于上累遷京兆尹及是坐貶

久之乃遷東川節度使瑄少好學風度沈整與東平呂向偕隱陸  
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時稱爲王佐才然有遠器而無實用于天  
下多難之時遽欲從容鎮靜以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橈故功

名驟損云

附錄明皇雜錄云初房瑄之幸盧氏也那眞人和璞自

夏谷村遇一磨坊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  
深數尺得一花瓶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瑄曰頗記  
此乎瑄遂洒然而悟

知其前世卽永公也

李光弼以更思明雖降終當叛亂而爲承

恩爲思明所親信因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  
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  
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明疑未察會承  
恩入京師上覆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旣宣旨  
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牀伏二人於牀下承恩少子在范陽

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  
爲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  
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薄書  
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爲  
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  
大哭曰臣以十三郡地及兵八萬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  
榜殺承恩父子考異曰唐歷舊傳皆云四月殺承恩今據河洛述  
春秋四月如魯使六月死○榜音彭連  
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玘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  
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  
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  
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

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  
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  
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  
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  
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曾有一死得盡忠  
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  
怒亂捶之腦流于地烏承玘奔太原李光弼表爲昌化郡王充石

嶺軍使

石嶺軍在折州秀容縣

秋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

寶

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

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丁亥冊

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甯國公主妻之  
以殿中監漢中王瑀爲冊禮使右司郎中李異副之命左僕射裴



晁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爲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sup>上</sup>送甯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謂瑀曰王天可汗何親瑀曰從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瑀上又問爲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也顧立郎上平靈俊悚懼趨下於是引瑀入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婦者唐與諸國爲昏皆以宗室女爲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耶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爲可敦舉國皆喜<sup>附錄</sup>

瑀帝王憲子也亦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識之曰何故臥吹笛工驚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

臣曰琵琶多琵琶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絃大  
鼓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上順鼓曰瑟 乙未郭子儀入朝

考異曰實錄郭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至闕下案上元元年李光  
弼拔安州始擒太清實錄誤也唐曆本紀等皆無之舊子儀傳七

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諸書亦無之今不取 冤項寇邊 八月壬寅以青登等五

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云青徐等  
五州節度使李廣琛青

登等五州節度使計叔冀案青州豈可屬南節度又廣琛先為荆  
州長史今年五月為右常侍九月討安慶緒時實錄稱郭子儀度

使汾陽家傳稱淮西河潼舊紀稱州未嘗領青徐實錄於此稱  
青徐恐誤也余案新書方鎮表至德元載置青密節度使領北海

高密東牟東萊四節度元元年青密節度增領滑濮二州青密節  
度節前所云北海節度也領青密登萊四州增領滑濮是為大州

節度使若以青登五州增滑 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  
濮二州則七州矣其數不合 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

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

恩領之 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泚為蒲同虢三州節

度使

去年置河中節度使領蒲絳等七州今遣批節度蒲同義三

合陸時

制宜耳 丙子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酋長拓拔戎德傳首

貞觀以後吐蕃浸盛党項拓拔諸部畏偏請內徙詔慶州置靜邊

軍州處之又置芳池都督府于慶州懷安縣界管小州十以處党

項哥氏部落至德以來中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

猶據七郡六十餘城

汲鄴趙魏平原清河博平凡七郡

甲兵資糧豐備然不親政

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爲事其大臣高尙張通儒等爭權不叶

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

之

考異曰河洛春秋十月蔡希德有密款降國將襲殺慶緒以爲

內應左右泄之慶緒斬希德于鄴中又曰慶緒既殺希德始有

土崩之兆矣 蜀門紀亂史思明常畏希德自知謀策果斷英武皆

不及之時希德在相州爲慶緒竭節展効思明未敢動背無何希

德爲慶緒所殺思明初聞驚疑不信及

知其實大喜見于顏色 屬今從實錄 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

怨怒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懷嫉好殺

士卒不附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吳興平李興潔許叔冀

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

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

思禮王思禮先為關內節度使時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考異

錄自李興無崔光遠而云凡九節度汾陽家傳有光遠無興又有

河東兵馬使薛兼訓蓋實錄脫光遠汾陽傳脫興名耳兼訓蓋光

弼裨將光弼未至關先遣赴鄆城也汾陽傳又以吳為襄鄆廣琛

為進西荆漭舊本紀廣琛為荆州今從實錄汾陽傳又云公九月

十二日出洛陽步河而東今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

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

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賊刺史韋

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 冬十月甲辰冊

太子

考異曰實錄云可大赦天下頃者頻興大典累治殊私率土之開屢經蕩滌應近者或滯性非其天下見禁囚徒已下

罪一切赦免按既云大赦則死罪皆免豈有但免

徒以下罪邪恐可大赦天下是衍字耳今不書赦更名曰豫初太

之歲豫州獻嘉禾于自中興以來羣下無復賜物至是始有新鑄

是以爲祥更名豫

大錢百官六軍需資有差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渡河東至獲嘉

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獲嘉縣本汲縣之新中縣漢武帝行

幸至此聞獲嘉因置獲嘉縣唐屬懷州九域志獲嘉縣在衛州

西九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

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炆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陽

縣武德四年置于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

故原武城屬鄭州之眾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

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

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

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

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並秦王

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

思岡愁思岡在鄴城西據歐史在相州湯陰縣薛居正曰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考異曰湯陽家傳十月五日戰

愁岡薛實錄癸丑子儀破賊擒安慶和癸丑十月五日也蓋捷奏始到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

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季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急遣

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

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磁州治滏陽南至鄴城大

十遙爲慶緒聲勢甲寅上皇幸華清宮十一月丁丑還京師

許叔冀奏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甘州婦人王二娘

相與歃血請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崔光遠拔魏州魏州治漢元城縣郭

下又置貨鄉縣與元城爲二縣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防禦使會史思

實治道鑑補卷二百二十唐紀三十六王

明分軍爲三一出邗洛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

洹水縣漢長樂縣地魏郡

國志曰周建德六年分臨漳縣東北置洹水縣在魏州西

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

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蘇潤等

十州以昇州刺史韋黃裳爲之

浙西道節度使兼江甯軍使領昇潤宜欽饒江蘇常杭州治昇

州庚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越睦等八州以戶部尙書李岷爲

之

浙東道節度使領越睦衢婺台明處溫八州治越州

兼淮南節度使

此宜參考下卷上元元年都統李岷注

己未羣臣請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許之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崧拒之

崧音

賊勢盛處崧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之城下揚言曰處崧召我來

何爲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崧處崧驍將眾所恃旣死眾無鬪志

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繕完之甚爲堅峻光遠不能

守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恩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平盧節度使  
王元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  
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希逸  
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  
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  
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  
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  
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  
其臣民者以入柄存乎已也周禮王以八柄以御羣臣一曰爵以  
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富三曰予  
以取其幸四曰道以取其言五曰生以取其福六曰  
奪以取其貧七曰廢以取其罪八曰誅以取其過苟或捨之



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立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慮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旌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此而焉

伺其上苟得閒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閒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左傳晉楚戰于城濮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戰楚師敗績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字內又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貽謀之遠哉

唐肅宗乾元元年

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

鎮北大都護府領大同長甯二

使振武節度使治軍于都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建節鎮兼押蕃落使宋白曰振武軍舊爲軍于都護府卽鎮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置盛樂是也唐平突厥于此置雲中都督府德宗三年改爲軍于大都護府至德後振武節度治焉

又置陝虢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爲節度使領交陸

等十一州

安南節度使領交陸峯愛驤長福祿芝武義演武安十州治交州宋白曰陸州玉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

爲陸州以州界有陸水爲名

吐蕃陷河源軍

宦官齊令詵誣構華原令盧

樅罪殿中侍御史張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乃具公

服白于母曰鎰若循默可以免咎然有負于官若上疏理樅樅必

免死鎰必坐貶恐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于道吾所

安也鎰遂執奏樅獲配流鎰貶撫州司戶鎰齊邱之子也

初上

皇幸蜀給事中王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瘡病

安祿山素知其才迎致洛陽逼爲給事中及凝碧之宴維聞樂感  
泣賦詩有百官何日更朝天之句賊平下獄或以詩聞行在上頗  
憐之其弟綰時爲太原少尹請削官以贖維罪乃下遷爲太子中  
允維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尤工五言詩畫思入神雲  
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非學力可及也維兄弟俱奉佛居常  
蔬食晚年長齋不衣文彩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川口輞水周  
於舍下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泚泚音泚義亦同與道  
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齋中一無所有惟茶鐺藥  
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暇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  
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嘗有書與迪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  
峽山殊可過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

下塞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昏復與疎鍾  
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溼清臯麥  
隴朝雉斯之不遠儼然從我遊乎至是遷尙書右丞在位逾年而  
卒